



炉火旁一家人

□周成芳

夜晚，95岁的外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荧屏上正在播报今冬寒潮即将来临。

“冷起来了哟，你们带了厚衣服回来没得？”外婆转过头来，问身旁陪她一起烤火的小姨和二姨。外婆没有牙齿，说话不关风，声音却很清晰。

“没带，妈，要不然您给我们买一件！”年过花甲的小姨一边将烤火炉往外婆的脚边移了移，一边笑嘻嘻地逗她。

“几十岁的人了，还好意思让妈买衣服。”二姨嗔怪道。二姨比我母亲小两岁，再过一年就满70岁了。

“妈，您只给我买哈，二姐说的不要。”小姨故意对着外婆的耳朵大声说了一句。

“从小到大，妈就最娇惯你这个么女，我连小学一年级都没读完，你还读到初中。”二姨跟小姨又开始斗嘴了。

“明明是你自己逃学好不好？不信，你问妈？”小姨很不服气，转过头来问外婆。“我是为了帮爸妈做农活，你让妈来评理。”二姨也不甘示弱。在老母亲面前，这两个早已当了祖母的老人顿时变回了淘气的小女孩。

“好了，一人一件。哎，说起来也对不住你们，往年也没给你们置办嫁妆，要不是家里太穷，当娘的哪舍得让你们嫁那么远啊。”外婆说着抹起了眼泪。

“妈，您又提这些陈年旧事了。您看我们离得远，也没能照顾到您，只有大姐离得近，这些年多亏了她。”二姨拉着外婆的手动情地说。小姨也搂着外婆的肩：“妈，您看我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妈在，多幸福呀！”

40年前，二姨远嫁到湖北。小姨年轻时长相俊美，到女大当嫁时，她随别人去了千里之外的福建安家。因早年交通不便，加上要辛勤抚育子女，两个姨妈都是很多年才能回一次娘家。眼看外婆年纪越来越大，近些年她们相约每年冬天在外婆生日前一起回家看看。

每次回家，两个姨妈几乎都寸步不离地陪在外婆身边。天气晴朗时，她们一起推着外婆外出晒太阳，夜晚就陪她烤火拉拉家常再互相打嘴仗。



“妈，您还记得以前给我提过亲的那个小毛哥不？”小姨故意提外婆开心的事。“怎不记得，多好的小伙子，可惜同姓。”提起往事，外婆眉开眼笑。“就是，他还小一辈呢！”母亲在一旁补充。

说话间，大舅端来一盆热水准备给外婆洗脚。“我来。”二姨赶紧接过脚盆，她说平时都是舅舅们在家照顾外婆。

二姨细心地为外婆搓洗，再轻轻用毛巾帮她擦干。见此情景，我迅速拍下照片发到亲友群里。“二姨棒棒的”“二姑辛苦了！”群里的亲友们纷纷发红包为二姨点赞。

外婆不懂什么微信，见我们在说红包，她咧开嘴笑了：“我也来发一个红包。”说完她让小舅去她房间里拿，说是藏在枕头下面有100元。

我将外婆的红包发到群里并附上一句：“分享高龄老人的福利包，有福哟！”一时间，表弟表妹及侄辈们纷纷祝福：“祝奶奶健康长寿！”“祝曾祖母长命百岁！”……

夜已深，炉火正旺，屋子里热气腾腾，外婆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和一头牛聊天

□马卫

漫步乡村，难得见到人影。

年轻人打工去了，年迈的出不了门，学生们在城里或镇上读书。偶尔能遇上一位半老年人，很激动，递烟，想和他说说话。可是人家匆忙，肩上不是扛着锄头，就是背着背篓，手拿镰刀，来去匆匆。有时间和我聊天的，一是坡上的牛，二是啃草的羊。

于是，我决定和牛聊天。

我说，牛呵，你一个人在山上寂寞不？

牛说，当然寂寞，我一个孤零零的。

我说牛呵，别伤心，男人中也有很多打光棍的。

牛似乎听懂了我的劝，点点头。

我说，牛呵，你现在的活重不？

牛说，说起来，现的日子好过，一是吃得好，可以吃到粮食，二是种的地也少多了，犁耙的日子并不多。

我说，看来，你们也过上了小康生活。

牛说，是的，但是，我们的烦恼比人类还多。

为啥？

你看，现在牛少多了，我没有伙伴，哪有快乐？无法嬉戏，无法角逐，甚至想打架也找不到对手，我的眼里，除了山还是山，除了草还是草，除了树还是树。

没有牛，你和羊交朋友呵。

哪成呢！羊天生和牛成不了朋友，它们太小，怕牛欺负，所以远远地躲着。何况牛语和羊语，相当于人们说拉丁语和中文，相隔太远，无法相通。

山上不是还有野兔、山鸡、猴子、小鸟吗？和它们更成不了朋友，野兔蹿得如闪电，山鸡只筑巢在荒草荆丛，猴子常在果树上跳跃，小鸟高高藏在树叶里。

看来，牛的寂寞是真的。我说，牛呵，寂寞你就叫几声吧。我安慰不了牛，心情更加沉重。离开牛的时候，我真难过，因为我一点也帮不上它。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时光碎片

□项德林

我家的老宅子后面是几块菜地，每年开春，母亲便用锄头将菜地翻整一新。我总是喜欢跟在母亲屁股后面，闻着泥土散发出来的春天的气息。名义上，我是帮母亲捡拾那些上一年遗漏了的在泥土里待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土豆、红薯、白地瓜、大蒜什么的，可是每到最后，我携带的小竹篮里却是几块碎片。那些碎片中，有瓷片、有土陶片，大概是一些碗碟钵罐打破之后分崩离析的残片，不知谁就那么不经意地轻轻一扔，便被掩埋在了厚重的泥土里和时间的深处。

我无法确定那些碎片的生命能够往前延伸多少年，大概年代也并不久远。因为在离我家菜地不远处三爷家的菜地里有一座墓被盗墓贼掘了，那算是我们这里比较古老的墓了，大概也只是一两百年。盗墓贼一无所获，一气之下将几个完好的碗碟砸碎了之后扔在一旁，可见毫无时间价值，更遑论什么文物价值了。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都会玩一种叫“捡籽儿”的小游戏，具体规则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尽管只有短短二十来年，那规则也悄悄地隐退进时光里。大概就是用翻飞的手心手背接住抛向空中的用杏核或者杏核大小的石子做的籽儿，谁的花样复杂接住的籽儿越多谁就赢。我们几乎人手一副籽儿，大都是碎石子，硌人，抛太高了去接，手就被砸得生疼。我在菜地里捡到那些瓷片陶片后，便将它们较厚的部位敲打出来，将尖利的棱角磨平，做成籽儿。经过我的处理，它们由灰头土脸变得容光焕发，有了与众不同的质感，令其他小伙伴们羡慕不已，纷纷提着小锄头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刨开了，虽然遭到大人们的臭骂，但几乎也是人手一副我那样的籽儿了。

每次玩“捡籽儿”游戏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是不是我的某个老辈子在我这样大年纪时不小心将碗碟钵罐打破在地，为了免于严父的责罚而偷偷将这些碎片扔到宅子后面的菜地里去的呢？它们完整的时候，里面盛放的是不是与我们现在一样的汤水饭菜呢？这些碎片被我捏在手里，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在模糊不清探不到底的时光里。

有一年，老宅子翻修，需要用土夯新墙，便就地取材，在菜地里起土。大人们竟然从菜地里挖出一个完好无损的土陶罐来，有酒瓶那么高，圆滚滚的罐身，罐口长着两只可爱的环形“耳朵”。父亲随手将它给了我，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去水池边用丝瓜瓢清洗干净。然后将它放在窗台上，灌进清水，插上一根新鲜的柳枝。

我是在模仿刚刚热播的《西游记》里的观音菩萨，尽管我知道她的净瓶是洁白修长的，但这并不妨碍在这只古朴粗糙的有着滚圆肚子的土陶罐里插上柳枝。我以为那些妖魔鬼怪并不会畏惧面相慈祥的观音菩萨，而是敬畏她轻启纤纤兰花玉指从净瓶里弹出的圣水。那圣水距今可有多少年了？我那土陶罐里的水能否有圣水的魔力？怀着对时光的臆想，我每天对着盛着清水插着柳枝的土陶罐看书、练字、做作业。

一只调皮的猫打破了我的臆想，让土陶罐成为碎片散落一地。母亲将碎陶片扫起来，复又扔到菜地边上，让它们回到了它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土陶罐打破后，我紧张了好一阵子，好像观音菩萨的净瓶被我打破了似的，冒犯了神灵。没过多久，我发现我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因此而下降，也没有提高，便渐渐释然。

如果那只土陶罐没有被调皮的猫打破的话，它现在应该端放于我家的某个显著的位置，里面经常会插上一小把花花草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像时光的味道一样。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会员）

